



张志新

剧作选

时代文艺出版社



张 志 新 同 志 近 照

序

于天文

一般地说，作序者都是专家、名人。可是，本书的作者却偏偏选中了既非专家，又非名人的我。本要推辞，又一想，既然朋友有这分盛情，我以一个普通观众和读者的身份，谈谈对本书的一些感受，也许有点意思。于是就冒昧地拿起笔来，写我有生以来的第一篇序。

张志新同志是吉林省知名的中年剧作家。他1960年开始从事戏剧创作，主要写话剧，有时也写点戏曲，至今已有近30年的历史了。在这不算短的笔耕生涯中，他除了1971年至1978年间从事专业创作外，其余20年都是坚持业余创作。他先后在吉林市《江城》文艺月刊编辑部、评剧团、文联等单位担任一定的领导职务，现任市文化局主管艺术的副局长。无论本职工作多么繁忙，他从不搁笔，总是勤奋耕耘，不断求索，屡有收获。仅1977年至1987年10年间，发表或上演的大型话剧即有九部。本书所编辑的三部话剧，就是从中选出来的。象他这样担负领导工作，还能进行业余创作，并且较有成果的剧作家，在我省是不多见的。

纵观张志新同志的戏剧创作，我们可以明显地发现，他的描写对象主要是干部和知识分子，描写农民的也有，但不多。本书中的《眼科医生的盲点》就是着力于塑造干部和知识分子形象的。建国以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作为我们民族精华的干部和知识分子曾几经磨难，特别是“文革”中，更是经历了世间罕见的“浩劫”。这一切，都以一种极其反常的巨大冲力，撞击着他们的生活和命运，锤锻着他们的人格和灵魂。这无疑给话剧创作提供了十分丰富的素材。身为干部和知识分子的张志

新同志对这一生活现实有着切身的体验，并以一个剧作家独有的慧眼，不断地从这个题材宝库中吸取创作灵感和素材，一次又一次地将干部和知识分子的形象立在话剧舞台上，这种创作精神是值得称赞的。

在打倒“四人帮”后的最初几年，他的剧作基本都是用社会学的视角观照描写对象，往往着眼于揭示社会问题，表现社会本质，反映社会发展进程。这当然很有意义，也是应该给予充分肯定的。但是，张志新同志毕竟是一位永不满足、善于自省的剧作家。近年来，他追随着我国新时期话剧艺术发展的步履，使自己的剧作在观照描写对象时开始从社会学视角向人学视角转变，把创作的着眼点放在揭示人生底蕴、人性本质上。当然，这并不是说，他的剧作不再涉及社会问题和社会现象了，只是说不再停留在对这些问题和现象的展示上，而是将笔触伸向深藏在这些社会问题和社会现象底下的人生、人性的世界。更不是说他的剧本不再揭示社会本质，只是说不再直奔社会本质，而是着眼于揭示某种社会本质熔铸的具体人生、人性。实际上，这并不妨碍作品揭示社会本质，而是以文艺特有的方式揭示社会本质，因而更深刻、更生动。

无场次话剧《眼科医生的盲点》就是这种转变的一个较为成功的尝试。这部话剧告诉我们的是一个很普通的爱情故事，没有重大的社会背景，也不触及深刻的社会问题。然而，它却宛若一架显微镜，透视出赵长义、王静波等人物在旧意识、旧观念沾染下人格上的“盲点”，以及他们清除这些“盲点”，使人性得到升华的痛苦的心理历程。赵长义打死了调戏他未婚妻的流氓，被捕入狱。为了不拖累王静波，赵长义坚持让王静波同他分手。王静波在赵长义刚入狱时，不顾赵的冷淡和社会的压力，生下了同赵未婚而孕的孩子。后来，在赵始终不理睬的情况下，王同在困境中真诚帮助自己的素成华结合了。可是，当赵出狱后，王不仅

恳求赵原谅自己，甚至因为赵的不原谅而急瞎双眼。在一般人看来，赵为王坐牢，而王另有所爱，赵怎能原谅王？王又怎能不恳求赵原谅呢？而这出戏恰恰是拨开了这种“常情”，揭示了旧意识、旧观念在人格上的“盲点”——男女一经恋爱同居，女人必须厮守男人。全剧就是通过对这一“盲点”一层层地细腻地剖视和否定，比较深刻地张扬了人性的主题。当然，此剧也不无遗憾之处，主要是在对情节的巧妙编织中有人为的痕迹，在对人性的深层开掘中有意念化的影子。

标志张志新同志的话剧创作，基本进入人学层面的，是其近作《小店》。这个戏，无论是在内容上，还是在形式上都实现了一种新的自我超越。以往，张志新同志都是纵向地揭示生活，通过完整的故事来表达剧作的主题。《小店》却一反他的创作习惯，从横向切入生活，通过一幕幕似乎不成系统的生活场景来表达剧作的主题。《小店》的背景是当今的社会大变革。但是，它没有象有些反映改革的戏剧那样，就改革写改革，而是透过社会变革，写人物的心态、人格和人生价值观。社会大变革，象一束威力无比的强光，使人们的心灵底片彻底曝了光，一切美与丑都露出其本来的影象。在“小店”这个迎八方来客、会四海宾朋的特定环境中，一群不同职业、年龄、性别、经历等等的城乡居民，通过“一夜”的交往聚散，真切地展现了自己在当今社会大变革的旋涡中的人格和人生价值观。正因为如此，将商人的精明和农民的小气融于一身的常小鬼；用扭曲的眼光观察人生，用行乞的手段骗取所谓“现代生活”的白吉海；由于丈夫生理有病，因而不择手段地追求性爱的魏彩凤；“文革”中丧失人性，出卖丈夫，今天遁入空门，苦修“人性”的觉慧等人物，既真实、可信，又具有较大的涵盖力和深刻性。

应该指出的是，《小店》特别注意了揭示当代一般人在人格和人生价值观上的相当复杂的过渡性，使我们看到了这些人的心

灵往往是现代意识萌芽、传统美德余韵和旧有观念残迹的混合体。剧中的主要人物三娘就是这样一个人。她心灵的主导方面是敢于追求富裕，敢于追求爱情，善于经营，善于算计的新品格和正直、勤劳、善良的传统美德，同时，由于对自己所经历的人世沧桑缺乏科学的认识，因而对于“命运”多少有点神秘感。很显然，剧作比较准确地把握了在我们这个新旧经济秩序、新旧社会文化环境迅速更迭的时代里，人格和人生价值观的基本特征。

与张志新同志以往的剧作比较，《小店》还有一个很大的特点，那就是关东味很浓，那反复出现的采用二人转旋律谱成的主题音乐，那剧中人多次演唱的东北民歌，特别是那溶化在人物性格之中的关东人的豪放、粗犷气质，都使这部话剧腾跃着一种关东特有的风韵。

美中不足的是，张志新同志一贯比较擅长塑造的干部形象，在《小店》中虽然也有，即文化局长郭义德，但却没有放出多少光彩。

现实社会中的人、人生、人性蕴含着无穷无尽的奥秘，值得我们的剧作家用毕生的精力探索和表现。我想，张志新同志是深知这一点的，一定会用更多的心血和气力去探索和表现它们，为我们的话剧舞台奉献出一幅又一幅更加深刻更加真实的人、人生、人性奥秘的艺术解剖图。

1988年11月16日于长春。

目 录

序.....	于天文 (1)
小 站.....	(1)
眼科医生的盲点.....	(73)
小 店.....	(129)
后 记.....	(197)

• 四幕话剧 •

小 站

——关东风情之一——



人 物

- 赵站长 男，49岁，小站站长。
- 孙德厚 男，40岁，铁路工人。
- 吴管家 男，43岁，魏奎利的管家。
- 魏奎利 男，50岁，地主。
- 魏业林 男，19岁，魏奎利之子。
- 铁柱娘 女，51岁。
- 孙秉仁 男，18岁，孙德厚之子。
- 李桂芬 女，20岁，李进财之女。
- 常铁柱 男，17岁，铁柱娘之子。
- 赵爱君 女，18岁，赵站长之女。
- 李进财 男，45岁，小商人。
- 姜炮手 男，35岁，猎人。
- 老 张 男，44岁，铁路工人。
- 小 王 男，29岁，铁路工人。
- 吕国远 男，27岁，八路军战士。
- 钱美丽 女，25岁，魏业林的小老婆。
- 魏 英 女，11岁，魏业林之女。
- 孙明玉 男，12岁，孙秉仁之子。
- 抗联战士若干。
- 日寇官兵若干。
- 伪警察若干。

旅客若干。

八路军战士若干。

男女群众和儿童团员若干。

第一幕

时 间 日寇侵占东三省的初期。秋天，傍晚。

地 点 山区的一个小火车站，站台内。

〔幕启：舞台偏左侧为具有山区特点的圆木结构的车站值班室与候车室，与台口成斜角。值班室的门上有一块木匾，写着“小站”二字。舞台右侧里角可看到指挥火车进出站的扬旗；偏台口处立着一根灯柱，柱顶是多角形的玻璃罩，以便夜间放置蜡烛。灯柱以外是观众看不见的火车道，以里中间部分即是站台。站台上堆有货物。这小小的站台也是行人过往的路口。站台地势较高，近处只能看到房屋的屋脊，远处则高山叠嶂。

〔火车鸣叫着疾驰而来，震耳欲聋的隆隆声由远及近。

〔赵站长与孙德厚目送列车通过，隆隆声渐渐消失。

赵站长 （悲愤地）唉！

孙德厚 又是一列劳工，这是把他们拉到哪去呀？

赵站长 反正没好地方，不是下煤窑就是修电站。有去没回，死了连尸首都找不着。

孙德厚 中国人这哪还叫人呐！

赵站长 他妈的！都成了满洲人！

〔吴管家引魏奎利与魏业林上。

吴管家 赵站长。

赵站长 吴管家。噢，魏老爷。

魏奎利 客车几时到啊？

赵站长 还得一会儿。请到屋里坐坐。

吴管家 请。

孙德厚 魏老爷。

魏奎利 怎么，有事吗？

孙德厚 魏老爷，上回跟你所说的那事……

魏奎利 什么事？

孙德厚 我儿子……

魏奎利 噢，想要混我的饭吃？

孙德厚 他不小了，能干活。

魏奎利 多大了？

魏业林 跟我是同学。

孙德厚 是呀，十八了。

魏奎利 怎么不念书啊？

孙德厚 唉！不是没钱嘛。

魏奎利 没钱？

赵站长 给你干活的有几百号人，还在乎多他一个吗？行行好，收下吧。吴管家，说句好话呀。

吴管家 我……

魏奎利 哼哼！屁大点的人儿就想糊弄我的钱花？可怎么想着！

魏业林 爹，我们是同学，你就收下吧。不会把钱少给一半吗。

孙德厚 当半拉子？

魏奎利 就算我积德了。明天去吧！对你们这号人真没办法。

〔魏奎利、魏业林、吴管家与赵站长进室内。〕

〔孙秉仁赤脚背铁柱娘上。他一手拎个小筐，一手拎双鞋。〕

铁柱娘 快把我放下！你这孩子，背我过河就行了，偏又把我背出这么远。看把你累得汗把流水的！快擦擦！啧啧。

孙秉仁 （放下铁柱娘，擦汗。热情地）大娘，我不累。（把筐递给铁柱娘，穿鞋）

孙德厚 老嫂子，你这是干啥去了？

铁柱娘 上山去了。来，孩子，吃几个山梨，解解渴吧。

孙秉仁 大娘，你好不容易打山上弄的。快留着自己吃吧。我一点儿也不渴。

铁柱娘 看秉仁这孩子，多懂事儿呀！

孙德厚 也就是你夸他吧。

铁柱娘 俺那个铁柱，虎吵吵的，可就差远了。这不跑哪去了，就不知道接接我。

孙秉仁 大娘，他也上山去了。

铁柱娘 这个臭小子，叫他跟我一堆儿去，说啥不去。可倒好，个人去了，真不听话！

孙秉仁 大娘，他是给我妈采药去了。

铁柱娘 噢，他婶子的病也是够熬糟人的。见轻吗？

孙德厚 还那个样。叫你惦记着了。

铁柱娘 唉！天命啊。我回家去了。

孙德厚 慢着走。

铁柱娘 哎哎，知道了。

孙秉仁 爹，我妈的病又重了？

孙德厚 我刚回家去看过。

孙秉仁 可咋办哪？

孙德厚 你赵大娘照看着呢。

孙秉仁 得想办法弄药哇！

孙德厚 用你说！钱呢？你看看咱家还有啥东西能拿出去换药？
（沉默片刻）秉仁，给魏大肚子家干活的事，他答应了。

孙秉仁 （难过地）爹，实在没别的办法了？

孙德厚 孩子，但凡有点办法，爹能忍心不让你念书，去给人家挣大命吗？

孙秉仁 那，能挣多少钱？

孙德厚 唉，他答应给半拉子工钱。

孙秉仁 （气愤地）为什么？

孙德厚 嫌你年纪小。

孙秉仁 我还小吗？那，我不去！

孙德厚 唉，好孩子，实在没别的招儿可想了，帮爹把这个破家拉扯一把吧，啊？

孙秉仁 （难过而无奈地）嗯。多咱上工？

孙德厚 明天去吧。（进室内）

（孙秉仁心情忧郁地欲下，与上场的李桂芬相遇。）

李桂芬 孙秉仁！

孙秉仁 你——来干啥？

李桂芬 接我爹。他办货去了，说是这趟车回来。秉仁，我听说——

孙秉仁 说什么？

李桂芬 说你要不念书了。是吗？

孙秉仁 是。

李桂芬 那为什么？

孙秉仁 唉——

李桂芬 我多希望咱们在一块儿——念书啊。

孙秉仁 我妈的病越来越重，哪有钱？

李桂芬 我跟爹说说，让他供咱俩。

孙秉仁 这怕办不到吧？

李桂芬 他要是不答应，我偷着给你拿钱交学费，还不行吗？

孙秉仁 这——

李桂芬 行不啊？

孙秉仁 我不想再念了。

李桂芬 你学习那么好，不是白瞎了吗？

孙秉仁 你不明白我的心思。

李桂芬 你呀你！咱们都不是小孩子了！

孙秉仁 说得是呀。咱们都不小了。刚才，又过去一趟拉劳工的闷罐车，每个小窗户口都挤满了人脸往外看，一个个象死人脸似的。我心里说不清是啥滋味。我想，咱们现在不都象被装在这样的闷罐里一样吗？任凭人家拉着走，不知到哪是一站。你说说，当了“亡国奴”，还念那“亡国经”干啥？

李桂芬 我说不好。可是，秉仁，你要干什么？

孙秉仁 我也不知道。

李桂芬 那，我……

孙秉仁 你念吧。可到啥时候也别忘了，咱们是中国人！

〔常铁柱幕后喊：“孙秉仁！”手拎小筐上。〕

孙秉仁 铁柱，回来了？

常铁柱 你看，没他妈挖多点儿。

〔魏业林上。〕

孙秉仁 这就不少了。

常铁柱 你先拿回家去，我再去挖点儿。

李桂芬 秉仁，这点炉果给大娘拿去吧。（把果子包放在小筐里）

常铁柱 快拿回去吧！（欲下）

孙秉仁 铁柱，你娘找你呢，回家去吧。我自己再去挖点就够了。

魏业林 慢着，挖的什么？

常铁柱 你管得着吗？

魏业林 管不着？这山，全是姓魏的！（突然从孙秉仁手中夺下

筐，摔在地上)

孙秉仁 你……

常铁柱 你个狗日的，真少揍！你给大爷拣起来！

〔常铁柱与孙秉仁将魏业林打倒在地。

〔魏业林不动。李桂芬把药及果子包一一拣起放在筐里，然后把筐交给孙秉仁。魏业林爬起。

魏业林 好小子，你敢打我！

常铁柱 今天这是轻的！

李桂芬 铁柱，你娘不是找你吗？快家去吧。

常铁柱 这回算便宜你这狗日的。（下）

魏业林 好小子，骑毛驴看唱本——咱们走着瞧！

孙秉仁 走着瞧，你又能咋样？

李桂芬 （制止地）秉仁，咱们都是同学。

魏业林 你真不知好歹！刚才我还跟我爹说情，让你到我们家去干活。

孙秉仁 用得着你说情？告诉你，我贵贱不干！（气愤地下）

魏业林 算你有种，等着吧！

李桂芬 秉仁！秉仁！（欲追下，被魏业林拦住）

魏业林 别走哇。

李桂芬 你干啥？

魏业林 这号人，不配你跟他们说话。（狎昵地）桂芬！

李桂芬 你……

魏业林 不是来送我吗？

李桂芬 臭美！谁送你？是接我爹来的。

魏业林 捎带送我也行啊。

李桂芬 那你？

魏业林 （炫耀地）告诉你，我就要上警官学校去读书了！

李桂芬 警官学校？